

当代中国最新畅销书

暴发者

艳 齐 著

告诉你一个人发家的秘密
也告诉你一种人命运的轮回

暴发者

艳 齐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暴发者

艳 齐 著

*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(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)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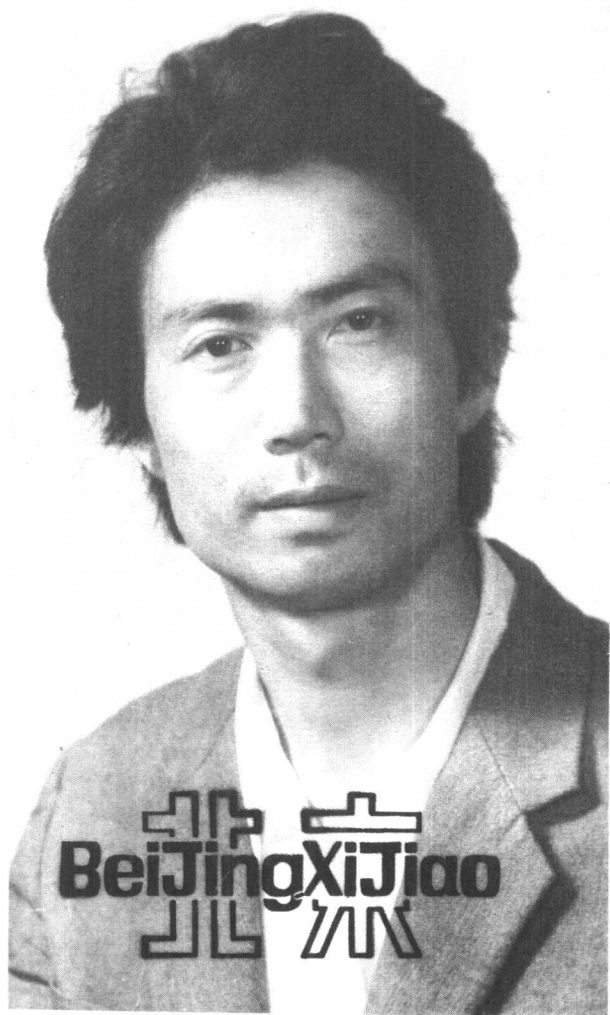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

· 850×1168 毫米 1/32 12 印张 260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71-0251-3/I·207

定 价， 8.80 元



艳齐 青年作家,诗人,编辑,记者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迄今已出版各类文学专著十二部。

本书客观公正且真实地
揭示了今日社会人们熟而无
知又发人深省的一隅

编 者

目 录

第一章	涉世之初.....	1
第二章	在劫难逃	26
第三章	时来运转	59
第四章	情怒气盛	85
第五章	别开生面.....	114
第六章	悠然猎艳.....	153
第七章	风平浪起.....	199
第八章	尘嚣意乱.....	261

第一章 涉世之初

1

刘贵山 9 岁那年死了父亲。

当时，他家在城北柳环胡同住，由他往上数四辈，也就是他父亲的太爷，在大清国里正经是顶戴花翎的主儿。据说还是个武官，叫什么提都，出门有人抬轿，入堂有人跪迎，自不在话下。不过到了他爷爷这辈儿破落了。等他父亲继承家业时，只剩下大杂院里的两间南房得以栖身。正值日本统治时期，靠卖花为业的父亲见一家四口连橡子面都吃不饱，一咬牙，把住房的产权卖给了别人。本想靠这卖房的钱维持几年的生计，不料取钱回家半路遭劫，闹了个赤手空拳，真有如扒了皮又让人抽了筋，父亲一进家门没说出半句话就软在那儿再也撑不起两条腿了，5 天滴

水不进之后，咽气了。临死时，那眼珠子瞪得鼓鼓的，嗓子眼里发着嗷嗷的怪声，吓得他小贵山像三九天的没毛狗，缩在墙旮旯，一晚上没敢动地方。

母亲守了半年寡守不住了，嫁给了一个开杂货铺的小老头儿。说起来，这老头儿也算宽厚之人，曾一劲儿地张罗着让他和他哥过去一块儿过。可他哥对母亲之举颇为不满，更看不上那老头儿色眼迷迷的相，结果竟是断了关系。

哥哥富山虽说当时只有17岁，但有股子挣命不认输的劲头。他还不靠亲戚朋友们施舍，上街拉开了洋车，要自己养活自己和贵山。

那会儿，他们真是相依为命，也真是度日如年。他贵山每天傍黑准到胡同口迎候哥哥，不指望哥哥捧回金山银山，只盼当哥的不空手，那怕是抱一抱烂菜帮子呢，这晚饭也算有个辙。尽管穷苦得净是不顺心的事，但富山很少捅贵山一指头。

这天，他贵山在胡同口等哥哥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便和一群同龄的孩子玩开了弹玻璃球。他拿的那个是带花心的，人称老子儿，是正宗水晶货、父亲的遗物、他的宝中宝，且大小和手，弹起来，看着就来情绪。他用它还真赢了不少小瓷片。

几个人趴在地上玩的正上瘾，突然间有只翻毛小皮鞋伸到他眼前，没容他反应，腾的一声，他那刚定位的老子儿被踢飞了，再找，不知落哪儿了！

他抬眼一瞧，是个日本小崽子！

“你丫的干嘛？”他跳将起来。

“我走我的路，碍你屁事了？”那小崽子从小长在中国，汉语说得倍儿溜，一番若无其事又全不把他往眼里放的架式：

贵山急了，他心疼啊。那老子儿找不着了，他还有啥可玩的？没啦！他憋着火又四下找了个六够，仍无所获，看那小崽子趾高气昂地要拐弯了，他甩开丫子就追了过去，嘴里骂着：“我操你妈！”身子早腾空而起，饿虎般把个小崽子扑倒在地。

那小日本却也不是善茬好对付的主儿，加上体质好，力气大，没怎么挣巴便翻过身来，竟把他贵山提起来，又揣了个还不上手。

招架不住的贵山只能抄家伙了。可巧有半块板儿砖在跟前，他抄起来便朝对方头上砍了过去，不偏不倚正中对方脑门子上，眼见着那血就流开了。

他本想顺势再去捞点本儿，猛听有人喊：“山子快跑！”他扭头一看，一个日本婆娘嚎叫着母狼般从街对面扑了过来。

他没命似地跑开了。

天黑了，他不敢登家门，他怕那日本婆娘在门口堵着他。他知道日本人黑的很，收拾你中国人如同碾个臭虫。可他上哪儿去呢？他躲在一个碎砖垛里犯开愁了。

还是二月天，他只穿着小夹袄，这夜风一吹，他冷得直打哆嗦。更何况还没吃晚饭呢，他饿得很呢。

他真盼哥哥这会儿能找他，甭给他带吃的带衣服，搂他一下也行啊！冷不丁的，有野猫野狗窜过去，吓得他都恨不能钻进地沟，疑是那日本婆娘的人发现了他。他有点想父亲了，父亲要在，也许会去找他们评理；这会儿他也想母亲了，母亲要在，也许会去跟他们求求情。可一个死了，一个跟了人，哥哥又横是还不知他出了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他鼻子一酸，掉下了泪，可又不敢哭出声，像被黄鼠狼堵在门里的小鸡子，退不了，出不去，只能干耗着。

这儿离他家那儿隔有两条街，直线量不足500米。这500米这会儿却如同通天河，他还真往里迈不得。那小日本一家十来口全出动了，挨家挨院地搜开了他。亏了街坊邻居都说不知他是谁家的孩子，不然，他家的房子早被点着了。人家已经放出话来，抓住他，要活着开膛，看他的苦胆是不是长得有点超份量！

到了后半夜，他实在耗不住了，要试着往回溜，刚猫起腰，蓦地里，打西头传过来一串脚步的声音。那声音由远及近，到了近前突然中止了，就听有人轻声在呼唤：“山子，山子。”

他听出来了，是哥哥！他抑不住激动地爬将出去，要抓住哥哥好好哭一场，可脚下一绊，扑的一声竟跌在哥哥的脚头里。

黑暗中，他看不清哥哥的脸，可刚想爬起来，左肋叉子处却挨了一脚踹！没容他明白过来，右边又是

一下！

“哥你……”他发觉哥哥这时有点像发疯了。他懵了。

哥哥并没疯，他又薅着他的头发拎起他，把他撞回到砖垛上。

“我看你是活腻了。”哥哥终于开口了，“你这不长眼睛的！你也不看着那是谁？你惹得起人家吗？！”他说着，竟又抓住他的双肩往那砖垛上撞开了，声音随着也变得哽噎，且鼻涕眼泪一块流了起来。

贵山更有点傻眼了。他张张嘴，想争辩什么，但舌头木那儿了。他突然跪下双膝。

“哥，你打吧。”他抱住哥哥的双腿，也抑不住泪流如注地哭了起来。

2

当天夜里，富山拽着他从城北跑到东郊，进了一狭窄又到处挂有自行车零件的小院子。

也就是从那天起，他走入修车这个行当。

那年他12岁。

尽管离那小日本家远多了，但危险没有解除，他不能随便到城里头去，这倒促使他别无二心地跟着一人称五爷的师傅学开了手艺。

这师傅说起来也就是今天的个体修车户，马路边上摆个摊儿，露天作业，每天挣不了多少钱，论身份，低的很。但那会儿的师傅在徒弟面前却谱大着呢！想轻而易举就从他那儿学点东西，那是白日梦。这贵山说是来学徒，实际上是足足当了他家一年小炊把儿，刷碗、扫地、洗衣服、倒尿盆，每天睁开眼就甭想有歇着的空儿，而且每天还必须要比师傅家人早起半小时，生炉子。没煤了，他更得往返跑上十来里到煤场去背煤球，一背就是50斤，他小小年纪哪里背得动呵，不干就得遭掸子把儿抽。等到第二年上摊儿了，师傅只让他打杂儿听吆喝，用扳子，你递扳子；用钳子，你递钳子。稍有疏忽，挨俩耳刮子算是轻的。他倒是遇过一次磨难有了忍性，再怎么打，也不带炸翅儿的。到后来，他干脆把所有家伙全别进了腰带里，你师傅要什么，我这儿伸手就可取，为的就是刻不远离，偷学你的艺。夏天好过，冬天，那铁沾肉呵，可他一点没含糊。五爷终于冲他咧嘴笑了。那是一天早上刚在街头摆开摊儿，五爷搓搓手哈了口寒气冲他一挑眉：“算你小子福气，打今儿起我教你。”

原来这五爷在全城论修车，却能数上头几号。他连收了5个徒弟都是半截吹灯，他看不上，打跑了。这小贵山任劳任怨又一片诚心实意，算是打动了。他要真传了，而且毫无保留，从补带到拿龙，从修轴到换圈，要点是什么？窍门是什么？这手劲怎么使，这眼力怎么用……半年功夫，把个贵山教调得门门

精。

到三年出徒的时候，他贵山修车已熟练到“玩”的份上，即得心应手。车推过来，他就像耍玩意儿一样，三下五除二，手到“病”除。更绝的是，你车摆在那儿甭出声，他眼一瞄，便能道出你轴里有没有啥毛病；你前轱辘龙了，他两脚能给你端正了，且保你半年坦坦地骑。

五爷是个开明的人。又一块混了一年之后，五爷说：“行啦，你这手艺能自己挣饭吃啦，甭挤在我这儿一块受穷啦。”

日本人这会儿已经投降了，他的危险自然不复存在。他当即叩首于地，算是谢师恩，然后只身回故里，和哥哥又住到一块堆，白天便到两里外的蓝营练上了车摊儿。

这蓝营是个地名，乃全城数得着的繁华区，交通发达，且集商业、文娱业为一体，论赌场、论妓院、歌厅、舞厅、跑马场，以及酒楼茶庄应有尽有，既是各路豪杰荟萃的胜地，又是八方财神放浪之大堂。在这地界，要想挣大钱，只要你有本事能站住脚根，与其他区域比颇有得天独厚之处。而他刘贵山自信靠自己的手艺绝对在这儿戳得起来，学手艺就是为挣钱，既然为挣钱何不来挣大钱？因而，他选定在这儿干开了。

可世上的事儿又往往是愿望和现实不那么紧挨边儿。他在一个道口打下地摊儿后，半月竟没挣出两

斗杂和面钱。究其原因，他也很快摸出门道了，人们修车大都往路西的怡龙车行跑，那是老字号，一打听谁都清，且铺面大，零件全，他这光屁股起家、单靠两把家伙加手艺的主儿如何竞争得过？而在这行上吃饭又有几处要不得钱：巡捕修车要不得，要了，出不了三天，他能把你的摊儿踢喽；当地的痞子修车也要不得，要了，他返身就能给你好看的瞧；周围做小买卖的熟人修车更要不得，要了，你这儿出点事，找个帮腔解围说和的人都甭想有！一来二去，也就是赚个过路的钱，而且还得就是小打小闹，要大修，许多零件还不具备。他干着干着，原先那股雄心勃勃的劲儿开始眼儿着往下泄啦。

怡龙车行的老板是个挺面善的大胖子，大概瞄出他贵山的手艺了，曾两次让人捎话：他若是不嫌弃，可以到怡龙去撑门面。可他听了，领会是人家在没事挤兑自己，同时，他也不愿受人管，结果两次都把人家回绝了。外人看来，也许会说他这是有骨气，要自己打天下。实质上，他内心里颓丧得很。那老板经常打他摊儿前过，不是去戏园子，就是奔跑马场，俩年轻的太太陪着，外带仨保镖，那牛气劲甭提啦。人都传言，这主儿在上海还有绸缎庄，在这儿开车行，不过是为了凑热闹。对人家的底了解的越多，他心里也越倒腾得慌。他想：自己这辈子要能赶上人家一半，那怕是三分之一呢，就知足啦！可越这么想越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。自己投胎降世干嘛来了？就

是受苦受罪叫人瞧不起的么？唉，也怨死去的爹没留下一份遗产，自己混到啥时是个头呢？

3

这天晚上进家门，一见又是窝头熬白菜帮子，他把破毡帽往炕上一摔，甩上了：“累一天了，就吃这？”

刚进门不久的嫂子听了这活，脸白了，但没吱声。

哥哥福山压不住火，啪的一拍桌子：“你这是翅膀硬了，瞧不上这穷家了，有本事你甬回来，街上有的是饭馆，你吃鱼吃肉吃燕窝去啊！”

他白了白眼珠，一时对不上词儿，只觉得有口气正噎在嗓子眼底下，窝得他这难受！他恨不能一脚跺出个坑来，让这破房子塌喽，把他和他这兄嫂仨人一块捂里面，干脆咱来个痛快的吧！

可他又做不出。

赌气之下，他还真奔馆子啦。

但他没钱吃鱼吃肉吃什么燕窝。这些，就是摆在他面前，他看都不敢看，怕馋虫从嗓子里爬出来又没招儿往回堵，让旁人见了正好做笑料。他是想找个座儿，静静心。不过，这酒是非喝不可了，没酒下肚，他窝的那口气还真解不了。

他真的在跟他嫂他哥斗气么？鬼知道！

说起来，他奔的所谓的馆子，不过是街上排不上档次的小酒馆。这地儿只卖些低档烈性酒，外带老蚕豆花生米等小酒菜，想吃美味佳肴还没人做！他也就配上这儿消消邪。

当年他出徒拿到第一个月工钱时，就是请师傅在这种地儿喝的酒。当时他喝得痛快喝得高兴，即兴还唱了一段流行曲：

二狗子他妈寻了个野汉子

地沟里拔萝卜玩了一身泥

.....

可现在，他八两喝下，恐怕也壮不起那股劲了。这真是见识越广，经的越多越是没精神儿呵！

进门一落座，把角儿有人认出他了：

“哟！这不是刘二爷么？”

他当时也就 17 岁，奶黄子还没退净呢，可对方偏要这么叫。

这位是个焊洋铁壶的，大号黄四，比他也大不了两岁，因到他那儿白修过车，便成熟人了。他端着一个酒壶凑了过来，和贵山坐了个脸对脸。

他给贵山斟满了一杯酒，递过去：“我早就想咱爷们应该一块儿聚一聚了。您这人，我看出来了，仗义，够交！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又向上一扬眉：“看您这样，今儿个是遇上不顺心的事啦吧！”。

贵山晃了晃脑袋，没言声。

这位举起自己的杯：“我也看出来了，您的生意不太火，可这年头光靠耍手艺吃饭都不易呵，也得想开点，该玩就玩，该乐就乐。干。”

一杯酒下肚，这位又为他斟满了第二杯：“看我，人头不济，可没愁。实话告诉您，我中彩啦，嘿嘿，也不多，可开个这样的门脸足够啦。”

贵山好像被他这话打动了，蹙了蹙眉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中彩了！在蓝营新开的荣生俱乐部。你也去开开眼吧。那里面气派极啦。别看外表不大，西餐室、茶点室、解烟室，全乎儿着呢。~~您说您想玩什么？牌九？转盘？摇骰子押宝？您尽管去弄。~~您干一天能挣多少钱？在那儿闹对对下，您真能一辈子不用忙活了。当然，这全看您的手气啦。~~明天不~~去一试嘛。就是输俩钱也值得。~~那里边的招待绝啦。~~想吃，有中西大菜；想喝，有白兰地、威士忌、~~还有~~还有“三五”和鸦片烟呢！全免费。那女招待也都天姿国色呵，碰上对心思的，您还可以尽享一番高档艳福呢！”

贵山听着，眼睛慢慢的有点犯直了。这丫的不是在耍神经说天书吧？我他妈在蓝营混了半天怎么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儿呢？

“照你说，应该到里面看看去？”他盯住这位的脸。

“是呀，是呀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门？”